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舒湮

百家丛书

· 百家丛书 ·

愚 昧 比 贫 穷
更 可 怕

舒 湮

人民日报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白增华

DK99/34
25

·百家丛书·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舒 湮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4.75 字数74千字
1988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7000 定价2.40元

I S B N 7—80002—098—3/I·34

编 者 的 话

《百家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愿把这份精神上的礼物，奉献给一切关心改革、思考改革和从事改革的人们。

本丛书定名为“百家”，是取“百家争鸣”之意。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国内专家、学者、作家和各界人士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的著述和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著述和作品，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小小的百花园和群言堂，使之起到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交流信息，启发心智的作用；从而为党所领导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服务，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我们欢迎各界人士为本丛书投稿；欢迎对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教。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自序	(1)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之一)	(3)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之二)	(10)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之三)	(17)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之四)	(21)
南京漫笔	(25)
勒石记痛	(25)
中山陵的“游客”	(28)
她该从塑像群中下位了	(30)
何来“美龄宫”?	(31)
游园败兴	(33)
世间何处觅完人	(35)
读《清史稿·林则徐传》	(35)
林则徐治家有方	(43)
历史的微妙	(46)
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	(50)

周总理话家常·····	(61)
“中旅”与唐槐秋	
——我国职业话剧运动的先行者·····	(69)
忆洪深师·····	(75)
第一次认识梅兰芳·····	(84)
诗人心扉上的长明灯灭了	
——悼念李又然同志·····	(91)
道是相知能换泪	
——悼念宋振庭同志·····	(101)
风雨同舟忆旧游	
——在夏衍创作与理论讨论会上的发	
言·····	(106)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116)
延安精神的召唤·····	(123)
关于姚克·····	(129)
卜少夫这个人·····	(133)
蒋纬国演话剧·····	(140)

自序

这本小册子选录了我近两年写的记人记事的怀念之情和几篇散文、杂文，许多革命前辈和师友已经永远离开人间了，但他们的精神和风采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而存者亦都步入耄耋之年，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不会太多了。我怀念他们，因而留下了有关他们的片断记载。当然，我要写的还有很多，很多……

在黑暗的旧社会，人民没有说话的自由，只能以沉默表示抗议。到了人民站起来了，当时五亿群众欢欣鼓舞，倾诉了肺腑衷肠。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只允许一个调门，没有高音、中音、低音之别，而是一唱百诺的“标准音”。想不到，说真话如此之难，有时必须付出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甚至生命的代价。一位相交50年的故人，说我已经被迫缄默了22年，其实时间还应更推前两年。八年前，涂上革命色彩的封建专

横时代终究结束了，祖国大地迎来了一线曙光。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留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那些逝去时代的阴影不是一瞬间得以消失的，有时魅影憧憧忽隐忽现，犹作天魔狂舞。18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宣言，好象墨沈犹新。60年前五四运动号召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声犹在耳，却又何其姗姗来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土也时逾数十载。可是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要想迈进一步，何其艰难呀！我们这一代作者，难道还须沿着鲁迅走过的道路重复彳亍？这真是对历史极大的讽刺，也是令人心痛的。但是我深信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在改革的进程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对一些问题怀有不同的看法或认识上的差别党中央也明确表示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所幸严寒的冬日已经过去，明媚的春光转眼已临人间。我们这个贫窶之家，说实在的，再也经不住折腾，更再也付不起一次“大跃进”耗费12亿元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又损失50亿元如此昂贵的“学费”了。

天佑中华！

舒 湮

1988年立春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之一）

这里是甘肃东部黄土高原沟壑区的一个小县，地处北纬 $35^{\circ}82'$ 、东经 $107^{\circ}96'$ 之间，海拔979m至1300m，人口不过12万，在一般全国大地图上很难找到它的名字。远在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进入陇东开展革命活动时，首先在这一带建立了红色政权，后来在距这里不远的地方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

中国大陆解放已经多年，这里只有南北的一条街，还是凹凸不平的土路，一眼望去都是一色土坯墙，破旧的平房和幽暗的窑洞。居民长期在菜油灯下度过漫长的夜。银行毕竟阔，1954年是头一家点上煤油灯的。如此直到60年代才开始由刘家峡把电输送过来。现在，我乘汽车从地区所在的西峰市到这里，90几里公路才花一小时半，而过去马拉大车要走一天半。多烦人！也是银行，破天荒在1953年动用职工的义务劳动兴建一座两

层的青砖楼房，竟轰动了四乡。有个老大娘上了楼，见宿舍内木床上铺叠着厚厚的被子，忙不迭一屁股坐下，笑呵呵地拍着床板说：“我这一辈子算开眼啦！见到洋楼！我能在这张暖和和的床上坐一坐，也算没白活一辈子。”的确，那时生活很苦，吃水难，要到离城几百里的深沟去挑，卖水人鸡一鸣就进城，挨家挨户吆喝，卖的是涝池的积水，一股冲鼻子的牛溲马溺味，就是这水也得喝。水这样金贵，成年也少人敢洗澡。吃的也很简单，主食小米，佐餐的是号称“三大王”的萝卜、辣椒、大葱；今天炒来吃，明天热煮来吃，后天凉拌来吃，调换口味而已；一旦天冷，土豆大量上市了。那时，城里才千把人，全县人口不过2万呢。一摸黑，街上冷冷清清，难得见上人影。黄昏时分，银行后院北坡一棵大椿树上乌鸦聒聒叫唤，更增添一抹凄凉。下班后，有家还有活儿可干，苦了单身汉连个去处也难找。逛街吧，连家象样的铺子也没有，这时也都黑灯瞎火的了。没想到，银行有个副行长是旧行庄出身的留用人员，就因为逛街惹出大祸来。他和兰州下来的几个青年，晚饭后闲来无事，在街上散步，肃反时被说成是搞小集团。这是后话。南方调来的干部家孩子吃惯饼干，可这玩意直到1956年以后才出现，家长们一见货到，扯下窗帘布，去兜

个十斤八斤存放着。说是南方人娇气、嘴刁，享福惯了，顿顿“三大王”吃怕了，星期天几个人买只鸡、称二斤肉，让主妇们显显手艺做两碗清炖肥鸡、红烧蹄髈，打打牙祭，有时逢春节，每人凑一块元合请行内单身汉吃一顿江南菜，谁知也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拉拢腐蚀地方干部的“阴谋”。这也是后话。

事隔多年，我今秋从兰州飞越六盘山去访问这个县。贯穿县城南北的通衢已铺上了沥青，有几个玻璃橱窗的近代化商店了，最宏伟的建筑是造价60万元的县府两层大厦，还有即使在北京也够格的两家漂亮电影院，银行的旧楼早落伍了，在闹市口转弯处盖起堂皇的新楼。这些都是这八九年新修的。但是，这个县至今还很穷，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年产值不足千万元，地下资源也贫乏，一直吃国家的贴补。据县委书记告诉我：去年财政收入仅322万元，而支出则为1371万元，赤字差额完全依靠中央和省拨给老区的专项补助。

穷固然是事实，然而有比穷更严重的是人才匮乏。长期以来，干部的素质太差，文化低，政治思想水平不高，作风不民主。县局一级领导有只读了两年私塾的，能在完小毕业的就算“知识分子”，至于初中毕业生更列入“高知”了。好不容易老的一批让位，调整了新班了，首次有个大学

生当县委书记，工作也有了起色。过去事情没办好，不能全推有贝之“财”贫乏，而是无贝之“才”偏枯。在一切财富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可是，有些人自己无能却又嫉贤妒能，把为数不多的人才肆意摧残。

可悲呵！50年代初，一批有志气的知识青年，怀着开发祖国边疆的素朴心愿，投奔大西北，有的在这荒凉的高原上扎根，有的横贯河西走廊，在戈壁沙碛、在祁连山下安家落户。仅从上海一地金融系统调来甘肃省的青年就达500余人，而今天留下的不多了，大约是190人左右。人终有一死，自然的淘汰夺去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病退的又占一部分，而更多的是人才流失、转徙他乡。如今仍在工作岗位上不足半数的人，都接近退休年龄。他们是拓荒者，将青春岁月献给了祖国。他们只希望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在不毛的砂碛上开辟几处绿洲。他们经受住严酷的自然环境的考验，难熬的是一茬接一茬的人为的矛盾折磨，使一批批人先后在运动中倒下去了，而20年前那场浩劫更几乎无一例外的所有的人都卷入浊流。眼前这些孑遗的幸存者，习惯于压低嗓门，声音象是闷在咽喉里，小心翼翼地向我诉说痛心的往事。旧事重提，往往也流露一丝苦涩的笑痕，做人的棱角全给磨光了。

前面提到1955年那次运动，银行曾出现数起

“反革命小集团”，事后当然一一平反，无影的事嘛！反“右”扩大化，银行28个干部中却有8个人被打成“右派”，除了那位支书兼反右小组长的L行长之外，囊括了所有6位副行长，这6人原先都是L行长提拔起来的，由于看不惯“恩人”的霸道，在不同场合对他提过意见。这下还了得！“对领导不满，等于对党不满，等于对社会主义不满。”真是荒唐逻辑！于是，唱《辕门斩子》了。现已告老还乡的当时县委书记和我叙述这段战史，坦率地承认：“我积极推行左的政策，对人抓住一点无限上纲，不容人家辩白，辩也没用，不管承认不承认，帽子先给戴上。右派和反革命打出越多，越表现我干劲大、忠于党的积极性高，我只嫌人不够呢！我还夸奖银行抓的紧、吃的准、抓的实在。运动过后，把L行长提升为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那时县城里被划分为右派的有一二百人，大都是学校老师和青年干部，以知识分子为多。我对这件事应负责任。”

走了L行长，不久来了D行长。D行长可谓喜剧人物，不懂业务，平时不肯学习，开会时呼噜呼噜睡大觉，你说他是糊涂官吧，却又懂得贷款时跟客户讨东西，搞“物物交换”。D说：“我在N县当行长时，信贷员真能干，放出一笔农贷，讨回一头肥羊，供大伙改善伙食。”“文革”开场，

D搞了一个三人小组，互相凑人，排黑名单，连他自己也认为是“道听途说，未经调查”。县委的大字报还指D搞运动不力。这下，D更积极了。他定下这样一张名单：

×××，有海外关系，听说她家里人从台湾来过信；×××，偷听敌台广播，有人检举他的收音机入夜呼拉拉地响，忽高忽低，准是在向台湾发报；

×××，原丈夫是国民党少校营长，虽已离婚，但孩子让前夫领走，说明仍与反动军官有联系；

×××，解放前当过某乡的镇长，属于《公安六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当过伪中央银行职员，传说他是国民党潜伏小组组员；

×××，父亲是伪军官，被镇压，属于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狗崽子；

×××，有反动言论，三年困难时期，胡说什么“牛饿瘦了，脊梁象刀子一样”。

×××，有反党谬论，在公社讲：“遍地都是宝，群众讨饭棍子怀中抱。”

以上黑名单上的8个人在“文革”初期都被专

政，一律上绑戴高帽子游街。不久，D本人也被打为“走资派”，与上述“黑帮”成为“难兄难弟”。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D如今对我说：

“这些都是好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了。

在沙漠地带有两种防沙、治沙的耐旱植物——梭梭草和骆驼刺，它们向大自然索取的很少很少，只要一勺水就能使它们扎根发芽，可是有人非但连一勺水也不肯施舍，反拼命践踏它们，唯恐沙漠中出现绿洲。

最近读了一篇关于大西北的好报道：“形势逼着他们进口内、出潼关。各省区的领导纷纷坐火车、乘飞机到南方和沿海拜师‘取经’，开化脑筋。他们发现，凡是经济发展的地区，都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文明之乡。……东部经济的发展擦亮了西北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了人才的真正价值！”

“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双胞胎。”但是，愚昧比贫穷更可怕！

1987年12月1日

愚昧比贫穷更可怕（之二）

峨眉山上好热闹。山上山下成群结队穿着清一色天青新布衫袄的老大娘们，喜洋洋地一路说笑，点缀农业改革后的第二个春天。我初以为是朝山进香来的。一问，才知道是儿女们都说：“娘苦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游山逛水过。如今包产到户，手头宽裕，该让老太太高兴高兴，花个百儿八十的，让老姊妹们结伴上金顶看看佛光，开开眼。”

除了金顶“佛光”之外，峨眉山的神话也真不少。九老洞传说是轩辕黄帝上山访问天皇真人，路过此地，遇见九位鹤发童颜的仙人。玉女池边有座飞龙庵，相传宋朝有位冯刺史曾在这里修行，日夜虔诵《华严经》，感动了上苍，差遣仙女每天给他送饭；有天晚上，突然风雨大作，一声惊雷，巨龙腾空而起，冯刺史也羽化登仙了。伏虎寺的大雄宝殿，虽建于密林之间，屋顶从来不积存落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因而别名“离垢园”。至于

民间传说《白蛇传》中那位多情的白娘子修炼成道的白龙洞，更是脍炙人口的浪漫故事的发源地。

我可惜慧根太浅，在山中并未巧遇仙人，却意外听说了一段既非传说亦非笑话的真人实事。

天府之国的眼前这块宝地，在人称“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能啃上红苕干已经算上好的饭食，每个劳动日工分才合毛把两毛钱。然而，更可怕的并不是贫穷。

50年代初有个北京大学生为了响应有志气的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自愿报名支援大西南建设，分配在峨眉山脚一个县城的专业公司。他是公司里唯一的大学生，在这偏僻的地方，肚里有点“文化水”的人不多，领导便让他兼办秘书工作，诸凡起草文件、总结报告，一概由他包办。整风来了，是某种忠诚促使他讲了真话。不中听的“怪话”，不过两条：一是领导叫他执笔的发言稿，希望本人事先看一遍，免得临场对着稿子干瞪眼，在台上出洋相，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也有损于领导威信。二是，任命自己老婆当人事科长，引起群众的议论纷纷，希望多少要避嫌。依照当时通行的三段论法形式逻辑：

一、大前提——党组织是抽象的，而党员是具体的。单位的领导是代表党的。